

山徑上的另類思考

楊倍昌 / 成大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山林裡原本唯有芳草和深深樹影，只是因為一群旅人在相同的地勢上蹂躪後，才會讓山林裡呈現蜿蜒的路途，讓後來的人有個方向可以踱步林野，戲數山巒。當年的旅人如果只是隨興的漫遊，踏不上別人的腳印，那麼荒野還會只是荒野，雜林應該還是無法闖越的雜林。走在山徑上，除了悠遊景緻之外，還可以品味些許歷史因緣：到底是什麼樣的意志，什麼樣的誘因讓當年的旅人非到此一遊不可呢？事業的抉擇，人事的升遷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大學裡施行的升等辦法是要貫徹誰的意志呢？還是純然隨興指引花徑？

對於知識傳承，我們的文化習慣裡一向只說通儒、俗儒或說「官大學問大」。要把大學裡的老師分成初級的、中級的及老一級的，實在是和韓愈所說的傳道、授業、解惑的職志逗不攏。既然舊瓶裝不了新酒，那麼這些大學教師又有何種現成的價值可以來選定新瓶，新舊之間真的會相互牴觸嗎？

升等的過程是另一類型的徵選，細節及遊戲規則容或因制而異，不變的是：候選人總得要想辦法介紹自己。雖然就科學的內容而言，客觀的事實應禁得起一再的挑戰與驗證，但是推銷的技巧和方式，總會有人深以為苦。英國的佛萊明爵士一向口拙，他足足等了十六年才成為皇家科學院的一員，也就是說十多年來，他年年受審核、年年等待落選。當初在發表盤尼西林以及 lysozyme 的抗菌效果等革命性發現的幾次演講中

，座下聽眾都只是面面相覷，場面清冷，搞不懂他到底在做啥玩意兒，會議的主持人只好讓他草草下台去。

徵選而落良馬的例子還多得很。一百年前，皮耶居禮（後來的諾貝爾物理桂冠得主）在被推薦為法國科學院院士候選人時，這位個性內向的學者不勝躊躇，他「...爬上一些階梯，按了門鈴，通報了姓名，說明來意，這一切都使得這位候選人感到害羞不已。更糟的是，他還得列述自己的業績，表明自己的長處，誇耀自己在科學上的研究，這些對他來說是超越人力範圍之內的。結果他誠懇地頌揚他的對手...」（註一），結果當然就是落選囉。沒有得到若當選便有可能爭取到的實驗室，他只能窩在簡陋的木棚工作室裡和馬麗居禮艱困的分離出震動世界的鐳元素。中國歷史裡也曾經有位有名的楊雄，寫了一篇“法言”，傳之後世。若以目前流行清算研究發表 SCI 的角度來看，楊雄無論如何應是好的不得了等級的大師之輩。只是偏偏此君不只不善辭令，更糟糕的是以口齒不清而赫赫有名。這樣的學者廁身在當今的大學教職，鐵定會被學生評定不及格。然而，細數古今他真的不是個好的老師嗎？這些不善言論而強於深究事理的人會不會被打入教學不力之類呢？反個立場，善於說理的學人，在研究型大學裡便必然不是求知者的典範嗎？

美好的事物也許是風雨聲，也許是一種姿勢，也許是風尚，也許是功成名就。日本的豐田秀吉把這種美利用得非

常徹底，做得最白也做得最大手筆。他乾脆自己打造一種美來引誘那些沙場的將士們。戰國結束，當他扭斷了實質的裂土封侯後，秀吉便責成匠師用心打造名劍、提倡茶道，用這些傳家名器來取代城國土地，賦予功臣名將一種嶄新而虛渺的門世象徵，竟然讓他得以終結了戰亂，成就一番新朝代。以美好的事物來誘導風尚和以法規規範行為讓人有所趨，而可以成就大事，跟諾貝爾憑空訂了個獎項，把人的智慧引向極致，終究的目的還是一樣。升等這一件事，無非是希望在大學教書的人努力以赴，像個稱職的老師。凝聚這些在知識山林裡漫步的學人走在同一條山徑上。對智慧的增添、對當前學術的發展必定有些助益。其餘審核過程中種種的評分方式、規則，應該都是細節而已，要規定得盡善盡美，想必不容易。容忍些小錯誤，想些補救的辦法。蜿蜒的山徑也可以順勢而修正。如果真的只是按照年份，把老師分等成為第一年教授、第二年教授、第三年教授、第四年教授、讓年份長的自動優良等等，如果這樣就可以讓學生有益，讓學校發展良好，又有什麼不恰當呢？

註一：伊芙居禮所寫的居禮夫人傳裡，敘述1902年皮耶居禮被推舉為候選人時的感想。1971，新潮文庫，志文出版社出版。

